

茅盾文学奖

茅盾文学奖
获奖作品全集

忆阿雅

你在高原 第五部

张
炜 / 著



014034706

I247.57

1554-4



茅盾文学奖
获奖作品全集

★ 本书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

忆阿雅

你在高原

第五部

张炜 /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I247.57
1554-4



北航

C171486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在高原:全10册/张炜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(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)

ISBN 978-7-02-009720-3

I. ①你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36653号

责任编辑 杨 柳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李 博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237千字

开 本 890毫米×1290毫米 1/32

印 张 151.375 插页30

版 次 2014年3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720-3

定 价 338.00元(全十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卷 一

第一章	3
阿雅 城市的夜晚	
第二章	32
柏慧 两个父亲 爱与背叛	
第三章	59
外祖母的故事 卢叔 泣哭的阿雅	
第四章	79
胜利者 关于粥的谈话	
第五章	98
我的丛林 绝望和诅咒 出逃	
第六章	118
寻找小屋 山中岁月	

卷 二

第七章	135
农场之路 一间黑屋 告别	
第八章	155
徘徊的城市 等五分钟 愧疚	
第九章	176
痛苦的审判 人的热情 心口痛	
第十章	195
诱惑 心中的火 隐秘	

第十一章	215
------------	-----

阿蕴庄 梦魇 噩耗

第十二章	235
------------	-----

折磨 帐篷夜话 约定

卷 三

第十三章	257
------------	-----

聚会 亿万富翁

第十四章	277
------------	-----

山地行 小锚 义父的居所

第十五章	296
------------	-----

篝火夜 流浪男女 山草

第十六章	317
------------	-----

遗产 故地的创疼 三张纸币 母亲

第十七章	343
------------	-----

龟山脚下 夫妻工 父亲的山

第十八章	362
------------	-----

岁月之手 祈祷

卷 四

第十九章	381
------------	-----

红马 一顶礼帽 奔走癖

第二十章	401
------------	-----

缠绵病榻 挣脱

第二十一章	419
-------------	-----

恐惧和忧郁 饥饿 女模特

第二十二章	441
-------------	-----

追逐和催逼 热与冷 无尽的远方

第二十三章	459
-------------	-----

回转身影 五十年代生人

第二十四章	476
-------------	-----

父辈与远行 黎明是再生

卷 一

第一章

阿 雅

她的发梢泛出一种淡黄色。我逆着太阳光线去看，发现她头发的边缘闪着大团的金色，垂落在颈上的部分拳曲成一个个圆弧，光闪闪金灿灿的……她的长颈那儿给遮去了一部分，使人看不到露在方领衫外边的肌肤。只待太阳落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就偷偷去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，并排着坐在一起。开始谁都不说话，待上一会儿则是另一回事了。我们当中的一个，当然是我，终于稍稍活泼起来。我大胆地触动她滑爽的浓发，然后再用力握成一束——这时她的颈部会轻轻仰起一点儿，眼睛也眯起来，嘴巴微微张着。她没有责怪和反抗。这是多么适合亲吻的时刻啊。

可那会儿还不行。当时我们好比两台拒绝发动的机器，绝不能随便触碰敏感的开关。电是有的，强大的电流让人浑身战栗，在我们的周身剧烈旋转，这是彼此都能感觉到的。春天已经深入了。这儿是学校一处废弃的饲料场，是前些年大学里学农学工的时候留下來的，如今只有旁边那几间空屋、屋外几个大柴火垛。垛子旁有一条水泥台阶，我们就坐在上边。垛子散发出的气味很好闻，那是浓烈的干草味儿和一点点腐木味儿。这让我想起田野和蘑菇，想起刺猬什么的。我真想和她仰躺在一片厚厚的干草上，入夜时分看满天的星星，无拘无束地说点儿什么。我们离得近而又近，我甚至闻得到她头上颈上散发出的甜味儿。那是梔子花的气味，这不会错。不过她身上究竟怎么会有这种气味，对我倒还是一个谜。但我敢肯定那不是化妆品的味道，而是一位好姑娘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。

干草的气味对我来说太熟悉了。一切都是它惹的祸。不知这个废弃的柴垛旁为什么堆了一大批干草，而且是新的，即虽然干干的却仍旧发绿的那种。这才是要命的东西，它散发出的香味是无可比拟的，一个人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抵御这种气味。它一直往鼻孔里钻，让肺叶发痒，然后就使人身上涌起一股特异的冲动。我双手不自觉地衣服上搓动起来，不知该放在哪里，后来略一犹豫就按住了她的胸部。我的头也抵住了她，那巨大的重量使她一下就仰倒在干草上。当我的目光触到她的颈窝、看到隆起的乳廓时，同时也预感了某种大难来临般的恐惧。我在越来越浓的夜色里清晰地看到了她的两行长泪。我害怕了，呼一下跳起来……

那是一种少年的气息。从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个怪癖，迷恋干草，喜欢一个人躺在上面想没完没了的心事。那时心事多，孤独少年嘛，总有没完没了的心事。有一阵不是失学就是逃学，我一个人在林子里徘徊，望着野地上的一切出神。有一次我醉酒一般走到了一个草寮里，那是园艺场里一处护园人的临时住处。那天正好护园人不在，接替他的是一个戴了黄色套袖的姑娘，她笑模笑样的，给我水果吃，还和我一起躺在了香气四溢的干草上。她是园艺场的会计，不知为什么身上有一种烟草的气味，但我从来没见过她抽烟。那天傍晚她一遍遍抚摸我的头发，我的身体。当她的手伸到我的小腹那儿时，我就挣脱了，跑出了草寮。可惜后来我又鬼使神差地去了那儿几次，那完全是因为好奇和倔犟。我心里有个声音在说：我偏要去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黄色套袖大概有二十六岁，不过当时我却觉得她是一个年龄极大的人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模样：鼻梁一个漫洼，两眼像猫一样亮。她的嘴唇厚厚的，大嘴巴一下就能咬掉半个桃子。就是这张嘴巴，在天色变得乌黑时一下印到了我的脸上，猛地把我的脸弄湿了大半。她不容分说地解了我的衣服……就那样，她很快把我的周身都弄湿了。

她那会儿的声音让我一直记得，充满诱惑、恐惧，还有更多的屈辱。即便在今夜，我仍然能清晰地想起十多年前的声音，奇怪的喘气，连同她的体息。

我想拭去柏慧脸上的泪水，可又不敢。我从干草上跳起来，嘴

里连连说：“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”

可是她并不起来。我看到她的眼睛盯着天空稀疏的星星，叹息了一声。她坐了起来。

黄色套袖在那个时候曾经像呵气一样对我说话。她惟恐折伤了什么，小心之极地抚摸，到处抚摸。她一遍遍地动我，飞快地动，让我欲罢不能。我哭了。我因为自己的惧怕和绝望而咬住了她的头发，像撕扯一片棉絮一样撕扯不休。她怜惜起我来，终于把我放开了，伸手轻轻推了我一下，让我消逝在夜色里。那个晚上，回家之前我去了河边。我在河里愤怒地畅游和冲洗，全身都被岸上披挂下来的茅草和苇须划得血淋淋的。

此刻，在这所地质学院废弃的饲料场上，我这副被河水冲洗一新的身躯已经长到了一米七九，稍稍黝黑的面庞上有一对执拗的眼睛，不移不动地看着她。我如果侵犯了你，你就快些惩罚我吧。

她不愿意看我。她那高耸的胸部一起一伏，格外触目。我已经懂得这胸部的全部奥秘，糟就糟在这里。我已经无法纯洁了，糟就糟在这里。我全身灼热、毫无作为地坐在这片铺满了干草香气的地方已经十多次了，老天爷也会原谅我的。你从小养尊处优，是院长的女儿，对我拥有生杀予夺大权，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冒犯啊。可我恰恰冒犯了，糟就糟在这里。

深春的风又一次掠过这儿。干草的气息浓烈无比，荡漾起来。我正用尽全身的力气去遗忘那个草寮，突然这会儿双肩像被什么缚住一样，又好像大片大片的梔子花垂落到脸上。我被一阵突如其来的亲吻弄蒙了。我同样紧紧缚住了对方。我的唇和手全在忙个不停，我的可怕而又甜蜜的造访真的在不可阻止地进行下去。我幸福得忘记了泣哭和欢笑，嘴里全是梦呓一般：“你就像一只小动物，你就像我的阿雅……”

二

“我忍不住要向你讲述阿雅的故事，可是最后都耽搁下来。它有些难言的繁琐，也可能担心引出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吧，结果总是

作罢。它让我欲言又止。你会说它不过是一只小动物，大不了是一个精灵；可我说它也是一段没法遗忘的往事，一曲缠绵的老歌，一种欲望和幻想。反正怎么比喻都不过分，都不足以倾吐和表达我心中那些曲折而深远的蕴藏。在这个突如其来的特殊年头，在轰轰烈烈的苏醒的时代，在气喘吁吁的追赶的路上，此时此刻还是让我先停下来吧，停下来和你叙说。我这样做不是申辩不是抗议，也不是遮掩悲伤。这不过是一种回忆而已，这个世界上谁能不回想过去呢；在我这儿，这是关于爱和童年，关于残忍和怜悯，关于不幸和永生——这一切的综合。午夜啊，在我眼里你是一种悠长徐缓的黑色，爱欲和感动的颜色，个人的颜色。我就在这样的光色里一会儿急切，一会儿沉静，一遍遍呼唤着往昔，呼唤着一个名字，再把难以启齿的什么咽下肚里，与它连在一起的那些故事也就开始了……”

那个夜晚过去了许久，我给她写了这样一封文绉绉的信，却迟迟没有寄走。只塞到校传达室的信箱里就行了，可我总是在犹豫。没有寄走，就继续写下去。我想向她解释和倾诉，怀着无比的感激和愧疚。因何而愧疚我不知道，但总觉得事已至此，我也就没有权利对其隐瞒任何事情……可是，可是我还是胆怯，小心到了极点。我害怕，无比害怕。这种恐惧将不是另一个时空另一些处境里的人所能理解的。我只好求助于文字，我一直得意于自己的文字，一不小心就要卖弄辞藻。我在绕来绕去地向她——用一种词儿，向我无比心爱的人讲出这一切。我从一只可爱的小动物讲起，因为它是绕不过去的。

“有些事情在当时不过是一闪而过，到后来却再也不能忘记。有些事情也许在最初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，不过它却会在记忆中磨得闪闪发亮。每到沉默下来，每到属于一个人的安静时刻，它就会发出逼人的光泽……”

“我的故事，我们的故事，都是从那片林子开始的。”可是下面的故事，我却不敢直通通地讲下去。我的笔在这儿停下来了……它大半只能装在我的心中。

这片林子啊，我在心里说了一遍又一遍，因为我记忆中的一切

都离不开它，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离不开了。林子里有我的、我们的一段光阴和生命，毫不夸张地说，它曾经是我们一家的活命之地，安身之地呢。我只要活着就会感激这片林子。我现在想说的是：它简直就是我的全部童年。

回味它以及关于它的一切，竟然使我永不疲倦。人长大之后总要经历一些事情——惊险的怪诞的，曲折跌宕和难以言表的，所有芜杂和繁琐的一大沓子。不过其他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在渐渐淡远和飘逝，却惟独忘不掉我的林中岁月。那一片蓬蓬枝叶在我的想象中复活，许多场景可以在一瞬间变得簇新……原来童年的野花和浆果可以让人享用一生，那些永恒的朋友——各种各样的动植物，我的原野，或许能够一直陪伴我过下去……一切都像昨天发生的，刚刚发生。

童年的林子是彩色的，那里一睁眼就是逼人的绿和耀眼的红啊，当它和我共同处于色彩最鲜艳的那个季节里，我们就会与各种美丽的动物相逢。那时我在林子里每遇到一个从未见过的动物，心里就会引起长久的兴奋。我回家时要向大人描述：它的头颅、眼睛、爪子、毛色……当然这期间免不了要夸大其辞，以突出它的罕见与神奇，如特别的美丽或凶猛迅捷之类。

那一年我和妈妈在林子里发现了一种动物，它真的是以前从未见过的。当时我想这多么好啊，我们的林子又有了一个新家伙、一个谜团了，它又要让我好好追寻一阵了。不过它到底是什么？当时谁也不知道，即便是今天对照动物图谱也搞不明白：灵猫？艾鼬？狗獾？貉？狐或豺？獾？都有那么一点儿像，可又都不是。

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，母亲领着我到林子里去。太阳暖融融的，正好是四五点钟，树隙闪出长长的阳光。前一年落下的松塔在脚下滚动，松针在沙土上盖了金黄色的、厚厚的一层。母亲弯腰在松针上摸索，有几个松塔被她随手拾起来。她做起活来两手很快，有时什么也不顾。我看到妈妈又一次弯下腰时，手突然一动不动了，全身凝住了似的僵在那儿。她低着头，眼睛却在向我示意什么。

我循着她的目光看去，看到十几米远的一丛小叶灌木下边，闪

现出一只栗黄色的动物。它飞快地从一侧蹿到了另一侧，短短的前爪好像按住了什么。瞧它的嘴巴多么干净，当它的头向上仰起时，我甚至看清了它两个细细的粉红色的小鼻孔；还有一排尖细的牙齿，又整齐又洁白。它弓着的脊背上有棕红色的毛，尾巴又粗又长。刚开始我还以为那是一只小狗，差一点儿就喊出来。我在好长时间内凝住了神，忘记了呼吸。

我盯着它，直到它又是一个腾跃，闪到了灌木后面……它再也没有出来。

我愣在那儿，蹲在地上长时间不动。天哪，它漂亮得让人吃惊。我敢说从未见过这样一种可爱的动物。

我问妈妈看清了吧，它是什么啊？妈妈说它不是狐狸，当然也不是小狗，更不是野兔和獾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是‘阿雅’。”

妈妈当时用沉静的、非常肯定的语气说道，好像它的事情她全知道。

我于是就记住了它的名字，并且再也没有忘记。多么好啊，“阿——雅！”我在心底发出了一声呼唤，像是一种惊叹。

原野上的草叶逐渐枯萎。直到萧瑟的初冬来临，我又一次见到了阿雅。

这一次我能够很近地观察它，甚至看见了它细小的、金亮的眼睫毛……可惜这次重逢不是在林子里，不是和妈妈在一起，也不是我一个人。这一次、这个时刻啊，简直是糟透了，令人沮丧而又恐惧。这对于阿雅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儿，因为它落入了林中陷阱，正被一个人囚禁起来。我当时看着它在囚笼中蹿动，那么焦躁，那么震惊，然而却束手无策。我相信它一次次望向我的眼神充满了乞求。它真的在乞求我啊。

可我又没有办法解救它。它后来的遭际使人一想起来就要垂泪。人生中的十年二十年一闪就过去了。我像所有人一样，在成长、成熟，在沿着来路和去路一步步走过。这期间有过多少坎坷，多少欢乐和懊恼啊，但这一切都未能使我忘记过去，未能忘记小时

候偶然见过的那只小动物，特别是后来与它的交往、它的不测的命运。是一种特别的友谊让我回味不已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记忆中的阿雅已经变得像麒麟一样，美丽神奇，金光闪闪。是的，我直到现在都认为它是世界上最自由自在的动物，其聪明智慧完全比得上人。它的可爱与纯洁让人难以想象。我甚至认为它并没有彻底离我而去，而是在以特殊的方式陪伴我、跟随我。

把它比作什么更好呢？

也许那时的我过于孤单了。我那时有太多的想象，各种念头既隐秘又奇特。那时在林子里没有多少人与我说话，我总是一个人玩耍，有时就难免沉入没完没了的想象。我想象中的阿雅更像一个小姑娘，它美丽，灵巧，顽皮，出奇的聪明，永远欢腾跳跃。它难得安静休憩，大概有最充沛的精力，最活泼的性格。我因为它而想到了一个人，想到了她。不过这可是我心中的隐秘，我永远也不会道与人的，即便是妈妈和外祖母。

那时我一个人在林子里徘徊，躲开妈妈、外祖母，以及少得可怜的同伴。我自己可以在树下躺上很久，从树隙望着天空，跟踪游云，净想那些遥远的、不可能出现的一些事情。她的名字和阿雅混为一体，它和她同样又可爱又可怜，让人一想起来就泪水涟涟。我的林子啊，我的永远给予庇护、永远都在发生奇迹的林子啊，你什么时候交还我一个最大的梦想？

秋天即将离我们而去，大地变成了一片金黄，那是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秋末的干草。星星点点的花朵缀在上面，是秋霜也杀不死的原野之花啊。在那里，各种小动物欢快鸣叫，它们对即将来临的冬天毫无惧色。

可怜的阿雅，被囚禁的阿雅，这个最聪明最快活的生灵，本来应该欢叫着在原野上舞蹈：谁都可以欣赏它的舞姿，可是谁都不能接近它、攫取它。以前还从没听说任何人捕获过它，可见它有多么精明，躲过了一道又一道险关和陷阱，生活在一个无边的自由的世界里。也许好猎人不忍心伤害它，邪恶的人不能够伤害它。可是在某一天，这一切突然结束了……

我一直没有说出的是，我心里也有一个渐渐逼近的恐惧，那就

是和这只阿雅一样的命运。因为我总觉得有一个陷阱、一道围网，它们真的隐在那儿，它们是无形的。它们已经成功地捕获了我们家的一个人，它们也总有一天会逮到我的。当我一天天长大，当母亲和外祖母的目光在我的脸上轻轻划过时，我就会稍稍感知一点什么奥秘、一种不祥……不过这种忧虑也许为时过早，也许真的可以不管不顾，我只需一个人在荒野上尽情奔跑。这片丛林就是我的全部欢乐，我既可以从中寻觅自己的依恋和向往，又能编织无穷无尽的幻想。家里的人都太忙了，她们都没有时间与我在一起，有时可以一整天都把我忽略。她们是大人，她们想不到我会在林子里做些什么。

当时家里只有母亲和外祖母，好像从来都没有父亲。他像一只动物那样，被围网捕获了……

“你父亲哪去了？”

有人真的这样问过。我每到这时就惶惶地躲开对方的目光，然后跑开很远……

一个人为什么总要面对这样的发问？难道这真的是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吗？这样的询问还要多久？我懊丧极了。因为我知道自己必须把父亲当成一个隐秘来对待，不能说他，不能吐露那两个字，而只能永远闷着，永远装在心里。

三

这是一片多么辽阔的原野啊，站在林边的灌木丛中向南遥望，可以看见一片蓝色的山影。无遮无拦的晚秋的田野啊，一直往前延伸，直到远处那片神秘的大山。山影浓于天空的蓝色，它们重重叠叠，像童话一样奇妙。只有我知道那些重叠的山影里蕴藏了多少奇怪的故事——那里面有一个人，他就是我的父亲——我的父亲就在大山里啊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去找他呢？

“我已经十二岁了，还不能去南山吗？”

母亲摇着头。每当我说“要去南山”的时候，她的眼里就充满了泪水。外祖母走过来，揪了一下我的胳膊。这时我就得跟上外

祖母离开了。

在一棵大海棠树下的茅屋里，外祖母用一把铁锥一下一下刺着玉米穗子，金色的玉米粒哗哗淌在簸箕里。哗哗哗哗，多么清脆的声音。像金粒一样的玉米呀，我捧起来，吹去屑末，闻着它浓浓的、特异的香味。

“你这个孩子，你这个孩子……”

外祖母把说不清的责备全掺在了这句话里，重复着我非常熟悉的一种慨叹。

我搂住外祖母，她就不得不停止做活，揽起我，把我拥到了一边。我又伏在她的后背上，她没有办法，只得这样驮着我费力地做活。我常常抚摸她头上的一个凹痕，发现稀疏的白发已经遮不住它。妈妈告诉我，这是很早以前一个狠毒的女人给她留下的印记。我抚摸了一会儿，就从她背上滑下来。“你这个孩子啊，你就不能安静一会儿，你就不能好好学着做活儿。”我于是坐下来，帮外祖母剥玉米了。

我后来才知道，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由什么庇护的，比如庇护我们这个小茅屋的，是一株大李子树。它可真大啊，大到了惊人的地步，体积足有我们好几个茅屋大。秋天来了，它的叶片已经开始散落，露出了淡红色的枝条。如果爬上这棵树，又可以望见南山了——白云下的山影正隐隐传来隆隆的声音，像雷声又像炮声。

“那是什么在响？”

外祖母斜我一眼，没有回答。其实这生气的目光就是最好的回答，我知道这种隆隆声同样牵扯到了一种禁忌——那是父亲他们开山的炮声，所以也就是我不该问的声音。

那时我们家的禁忌啊，真是太多了！

我也许一生都弄不清围绕在我们家四周的究竟有多少禁忌。它们像地雷一样遍布四野，我尽管谨慎小心，还是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能踏上它们。

后来，当我长大了，一个人生活时，那些恐惧也仍然没有消失。时过境迁，许多年过去之后，我怎么也想不到那些禁忌还会依然存在——每当我触犯了它们时，就必定会遭到报应……

每一个秋天母亲都领我去采蘑菇。我们走啊走啊，在杨树下采一种浅紫色的蘑菇，又到柳树下去找金黄色的蘑菇。外祖母在家里笑吟吟地等待我们的收获。在林子里，母亲用柳条串起各种颜色的蘑菇，把它们像花束一样挂在我的脖子上。她退开一步端量我，端量了一会儿，不知怎么主动提到了父亲：

“小城刚解放时，人们把花挂在你父亲的脖子上……”

我想象着当时那个情景，仿佛闻到了一种无可比拟的芬芳。天哪，金灿灿的花束挂在我父亲的脖子上……

妈妈这一次例外地、主动地谈到了父亲。可惜她只讲了一句。我期待她说下去。可她很快弯腰去采蘑菇，额头上渗出点点汗珠。我给她揩汗时，她把我抱了起来。那时候我长得不够高大，所以妈妈可以把我抱起来。我在她的胸部抵着头颅，紧紧抵着。“妈妈！”我小声呼唤着。她会知道我在乞求，求她再讲一遍父亲的故事。可是她再也没有说什么。

在林子里，只要离开了母亲，我就要尽情地奔跑一会儿。我藏到灌木后面，让她焦急地呼唤；我故意不出来。有时在那儿待上十来分钟，或者更长的时间。妈妈怕我在这片无边无际的荒野上丢失，我告诉她不会的，永远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望得见远处的山影，我知道那就是南方，有淡蓝色的大山指引着我呢。我还长了一双奇怪的耳朵，听得见大山里面各种各样的声音，它的嘈杂会直接从空中传过来——我听得见那里的锤子声，铁凿声，各种各样的呼叫之声……我已经习惯于捕捉空气中的这种声音了，而且从中可以分辨出自己的父亲弄出的各种声息，虽然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他的模样了。

我有时叮嘱自己：再也不要想父亲了，完全彻底地把他遗忘吧。真的，人为什么非要有一个父亲不可呢？我有母亲和外祖母呢，还有这片林子，林子里的一切——我有阿雅……

四

就是那次去林子采蘑菇不久，母亲有一天风风火火从外面回